



第423期
名誉主编:了 人
主 编:王 伟



蜗 牛 (外一首)

◎ 张兴华

说我胆小 怕事
我认了
一有风吹草动
便缩回壳里
我的内心全是柔软

说我包袱重 速度慢
我也认了
他们不知道
所有的风景都在路上 何况
有辆房车不是每个人的愿望吗

说我没有方向 也没目标
我不同意
看见我身上的螺旋纹了吗
那是我向你发出的信号

我会停在一段竹篱笆上
让一生只开一次花的竹子
结果
等一个
养着麻鸭的女人
带回家

玉兰曲

1
四间教室四扇窗
窗外四树玉兰香

一间阴平高且长
一间阳平往上扬
一间上声拐个弯
一间去声短还降

一株开出蝶恋花
一株开了钗头凤
一株开成念奴娇
一株开个满庭芳

2
靠近中间那株
只开了两三朵
并没觉得难为情

她也觉得够了
语文课让孩子们给玉兰写信
也是三两句
数学课和孩子们一起数花瓣
美术课教孩子们用最淡的墨勾勒
用最干净的蓝圈染

改完作业她也会去树下
开在枝头的玉兰
也开在她脸上
泛着
淡淡的红晕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江津区石坝街小学校)

◎ 春 涌

人间四月芳菲尽,林芝桃花始盛开。又忆起多年前去林芝看桃花的情景:洁白的神山、绯红的桃花,一簇簇一丛丛,山谷路旁、田野村庄,漫山遍野,恣意盛开……看过世上诸多地方的桃花,唯有林芝桃花征服了我,至今还时常入我梦里。

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意象里,桃花既是春天的使者、佳人的化身,但往往又含有羸弱薄命、轻薄风流的意蕴,如杜甫诗所云“颠狂柳絮随风去,轻薄桃花逐水流”,与“梅兰竹菊”君子人格的形象形成对照。但当你看到林芝桃花,定会改变你对桃花的固有印象。林芝桃花和我们常见的江南桃花大不相同,其皆为野生,粗壮高大,树龄多逾百年,其花色不似江南桃花的粉白艳丽,而是一种暗淡的绯红或淡紫色,花朵不大,但树的冠幅大、枝繁叶密,盛开时,嫩蕊繁花密密匝匝、重重叠叠,一眼望去,铺天盖地、扑面而来,颇具震撼力,相比之下,江南桃树显得纤细单薄,弱不禁风。打个比喻,江南桃花宛如嬉笑欢快、娇美妍丽的浣纱女,而林芝桃花则似坚韧开朗、拙朴自然的藏族卓玛。林芝的桃花生命力极顽

自在桃花

强,虽然地处高原河谷,酷寒劲风,但花蕾仍然顽强地坚守枝头,迎风怒放,其花期长达月余,并不轻易散落,如果杜甫能够看到林芝桃花,定然会另有一番评价,断不会发出“轻薄桃花”的感慨了。

林芝桃花独特的气质令人着迷。记得我在去波堆桃花谷的路上,在一路边小店小憩时,忽见院墙边孤零零一株桃树兀自耸立,高大的树干逸出墙外,桃花热烈绽放。不知怎的,这场景让我感动,它没有给人一种寂寞孤独之感,反觉得它自由自在,悠然自得,可谓“桃花一簇开无主,不屑世人歌与舞”,一枝桃花也能让整个小院充满春意。穿行在绵延30公里的桃花谷,成千上万株桃花如醉霞绯云般地铺满山野,游人寥寥、山风拂面、花自不语,让我不禁感悟到庄子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的意境,用一句网络语言形容就是“沉默得震耳欲聋”,有一种神秘又神圣的静穆之美。

看到一条新闻,今年林芝桃花节一天就涌入10万游客,景区因超出接待负荷而陷入混乱,纠纷不断,让观花之旅变成痛苦之行。我

不知道汹涌的人群会不会让这人间仙境变成喧闹的凡尘?林芝曾为茶马古道、青藏古道要冲,1300多年前那位和亲的年轻公主也许曾在花下驻步,遥望长安的云烟;赶着马队的茶商也许在此“酒醒只在花前坐,酒醉还来花下眠”……花开花落、年复一年,桃花就在这人迹罕至的高原随意随性地生长,没有诗人的顾怜,没有游人的围观,遗世独立,历经风霜繁华,依旧笑对春风,而我们,不过是匆匆过客。

一花一世界,一悟一天堂。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,每个人都在苦苦追寻心中的桃花源,希望在这个充满缺憾的世界里,活出自我,不必迎合他人期待去定位自己的价值,但人是无法与世隔绝去建构属于自己的圆满的。追名逐利者众,静心守志者寡,很多时候,这种焦虑和不安往往源自内心的羁绊,奔忙让我们无法安静下来去感悟独处的自在清欢,其实当我们与所处时空达成和解时,就会人生无处不风景,心清神明皆花开,也许你追求而不得的东西就在身边,只是我们已处在其中而浑然不觉罢了。

用爱理解命运

——读史铁生《我与地坛》

丽的,这是我与母亲之间的纽带,也是我和母亲之间的约定”。

“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,还来不及为母亲想,他被命运击昏了头,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,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加倍的……这样一个母亲,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。”这些文字,道尽母亲深沉无私的爱。

合上书,我不禁想起自己的母亲。小时候,我总爱缠着母亲讲故事,于是那时候的梦里,总有善良的小红帽和坏心的一大灰狼;母亲总爱给我织漂亮的衣服,于是我时常趴在母亲的旁边,翻乱那一张张印有花纹图案的几何纸,玩弄着一团团五颜六色的毛线球……在忙碌压抑的学习生活中,母亲总是和我一起感受着生活的气息。晚饭后的餐桌上,总摆着母亲跟着电视节目学习的新菜。深夜,母亲总要轻轻踮着脚尖,将书房的门打开、关上,好几次,看我是不是又趴在书桌上睡着了……眼角的再次温热,让此时的我更加清醒。

从史铁生对母亲的追忆中,我学会珍视亲情,感恩母亲点滴付出,努力用行动回报这份无私的爱。

读《我与地坛》,不禁思考:命运究竟是什么?为何充满苦难?

史铁生21岁双腿瘫痪,命运对他开了个巨大的玩笑。他一度想结束生命,但母亲和妹妹给予的希望,让他开始审视命运,用文字改变命运,用爱理解命运。

史铁生在文学中找到希望,成为思想者,用

文字书写对命运的抗争与理解。他的经历让我明白,命运虽不可控,但面对命运的态度由自己决定。挫折是成长必经之路,应勇敢面对,积极寻找改变契机。从史铁生与命运的搏斗中,我汲取力量,学会在困境中保持乐观,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。

有人说史铁生“用生命写作”。他选择用思考来代替一般人的生活,用别人不敢提出的问题来拷问自己,然后把思考写成隽永的文字。书中写道:活着不是为了写作,而写作是为了活着。他的改变,不仅仅体现在他的作品上,更体现在他对生活的态度上。在面对生活的苦难时,他展现了一种积极而深刻的态度,通过写作来改变自己的生活。“看透生活再热爱生活”这是史铁生的理想主义,他认为写作的改变在于对心魂的关注,文学应该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。在人生长河中,我们如同航行者,面对波涛汹涌的海洋,唯有不断调整航向,勇于改变,才能到达梦想的彼岸。

史铁生的经历,如同一本厚重的书,每一页都浸透着对生命的热爱与对职业的敬畏。作为新时代的青年,我们更应该铭记史铁生的精神,以敬业为舟,以梦想为帆,扬帆远航;我们亦应怀揣着敬业之心,以学习为业,以成长为志,踔厉奋发。

《我与地坛》不只是文学作品,更是心灵灯塔。它照亮我们前行道路,让我们在敬业路上勇往直前,在新时代书写属于自己的璀璨篇章。

(作者作品散见《海口日报》等报刊)

人生错题本

◎ 马 俊

丈夫今年创业失败,他懊恼地坐在沙发上,用手掐着自己的头,不停地叹气。我安慰他说:“算了,在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来,别想这件事了!”忽然间,他拍了一下头,恍然大悟一般说:“我这次出错,还是因为听信了小道消息,跟多年前一样。太不应该了,我真是愚蠢到家了!”

我这才想起,大概是十年前,丈夫有过一次非常相似的创业失败。那次,他听朋友说一个投资项目很有前景,那人还摆了很多事实,讲了很多道理。丈夫因此动了心,没经过仔细考察就投资去做,结果也是以失败告终。那次他也是懊恼地坐在沙发上,连摇头的动作都一模一样,恍惚间我觉得好像旧事重演了一遍。以前看电视剧,常常听到一句话: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那一刻,我真的体会到这种感觉。

我坐下来,陪丈夫聊起这些事。他说:“人最愚蠢的不是犯错,而是同样的错误重复犯。看来,我真该准备一个人生错题本,把自己犯过的错,一一记下来,有时间翻翻看看,可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。”错题本我们都熟悉,每个人的学生时代都有几个错题本。我们把答错的题写

在上面,分析透彻,以后犯错的几率就会小很多。不得不说,错题本的效果很明显。

可是我们走出校门后,却忘了给人生留一个错题本。人生的难题比学习上的难题更复杂,更不容易掌握,因而也更容易出错。生活的道路上,谁都会犯错。从某种角度说,我们都是不断犯错中成长的。孩提时,我们尝试探索这个世界,因为经验不足,不断犯错,然后不断纠正自己,这样来提升自己。初涉社会,我们也怀着忐忑之心不断尝试,不知出了多少次差错,终于摸清了基本的生活脉络。

随着岁月渐长,我们自以为成熟起来了,渐渐开始掉以轻心,以为这个世界可以由着我们的性子任意闯荡。可实际上,任何年龄的人都会犯错。老人如果不能活到老、学到老,也会犯错。而且即使你非常用心努力,还是难免错误。犯错,是生活的常态。愚蠢的人一个错误会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犯,智慧的人尽量不犯同样的错。这样说来,人生错题本应该是每个人的必备之物。

常说“失败是成功之母”。失败和错误有相通之处,都是我们不想看到的,失败往往说的是结果,错误往往说的是决策的失误和过程的

漏洞。错误是正确之母,你把犯过的错,记录在人生错题本上,时刻提醒自己,不断反省和完善自己,以后的人生中,自然就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古人说,吾日三省吾身。这话非常有道理,给人生一个错题本,复盘错题的整个过程,寻找疏漏之处,不断纠错改正,不断完善精进,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,就能够从容应对。其实古今中外那些做出成绩的人,很多并非天赋异禀,而是他们善于为人生纠错,懂得如何提升自己。

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,不应该陷入精神内耗中自我否定。救赎自己最好的方式,就是好好分析“错题”,找到正确的“解题思路”,这样陷入迷惘的你会豁然开朗,未来的路也变得明晰起来。心中有了底气,便能应对以后的难题。

歌德说:“一个人从错误中醒来,就会以新的力量走向真理。”人生犯错不可怕,怕的是糊里糊涂,同样的错误再三犯。无论是谁,给自己一个错题本,人生的考卷上,错题的几率就会越来越小,分数也会越来越高。

(作者作品散见《精神文明报》等报刊)